

教授
不點名

《夢遊亞馬遜》的黑白接觸地帶



I AM 張淑英

I READ El País / New York Times / 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

現任臺大外文系教授兼國際事務處國際長。曾任臺大文學院副院長。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博士。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/所學士、碩士。學術專長領域為當代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。近年專注文學與電影、旅行文學、飲食文學、情色文學、現代主義詩學、漢西筆譯理論與實踐等研究。中西口譯近百場。筆譯《佩德羅·巴拉莫》等十餘部作品。

photo credit: 張淑英



2016年第88屆奧斯卡金像獎外語片五部入圍名單，哥倫比亞導演希羅·蓋拉(Ciro Guerra, 1981-)(註)的《夢遊亞馬遜》(El abrazo de la serpiente / Embrace of the Serpent)備受讚賞。全片以黑白影像呈現亞馬遜叢林濕地的廣袤、奧秘、魔幻、驍勇、艱險、神奇與怪誕，透過四曲優美的聖歌與原住民樂音，講述兩則平行故事，訴說拉丁美洲被殖民/被霸凌的歷史與集體創傷，對照其大自然與傳統的優美與璀璨。

《夢遊亞馬遜》原名為《蛇的擁抱》，以亞馬遜河流域為背景，時光蜿蜒穿梭1909和1940兩個時段，以科由阿諾(Cohiuano)原住民卡拉瑪卡特(Karamakate)為核心，他在年輕和年老時分別遇見兩位西方探險家：德國的人類學家Theodor Koch Grunberg (1872-1924) 和美國的Richard Evans Schultes (1915-2001)。黝黑皮膚、只穿著丁字褲的他怒看衣著裹身的白人，他質疑他們，敵視他們；他也帶領他們，幫助他們。有色人種vs.白人，原住民vs.科學家，神奇迷幻藥vs.現代醫學，經驗vs.知識，第三世界vs.第一世界，野蠻vs.文明…。「蛇的擁抱」是先禮後兵，還是非禮勿動(非你勿動--不屬於你的不可動念)。溫柔、光滑、濕潤、軟綿的撫觸，是依偎還是窒息？分叉的蛇尖頻探索，是殷殷渴望，還是步步驚魂？1492年原住民為哥倫布掛上石頭項鍊致意，代表盛情厚意；20世紀歐美的科學家造訪時，原住民苦澀諷刺地說「三王朝聖」中，掌管寶藏的加斯巴爾(Gaspar)卻沒來。

31年後，卡拉瑪卡特划過從前的河，觸摸脖子上的石頭項鍊，看著圖飾，記憶依稀彷彿。年輕時他告訴一群幼小的孤兒：「永遠不要忘記你是誰，你從那裏來，不要讓我們的歌消失。」年老時，他一度遺忘，黯然啜泣神傷。他帶領第二位前來的科學家踏上舊途，看著舊途漸漸想起從前，在黑暗中/在夢中他訴說「要成為一位勇士，每一位科由阿諾人必須將一切拋諸腦後，任夢引導，步入叢林。在那趟旅程中，他必須在孤獨與寧靜中發現真實的自己，他必須成為一位夢遊者。有些人迷失了，做到了的人就可以面對自己是誰，從那兒來，認識那些母親在孩提時代最

常哼唱的歌謠。」年輕時，他燒毀族裡最珍貴的聖樹，可以製作神奇迷幻藥「卡皮」(caapi)來治病的亞苦娜(yakruna)，不讓任何外來人帶走；年老時，他體悟被Theodor贖身的同伴滿督卡(Manduca)的話：「要教導白人認識我們，這樣我們才不會毀滅」。他深知自己永遠是chullachaqui，「我的任務是將這個知識教給我的族人，繼續唱我們的歌」，因此，最後決定摘下亞苦娜的花當禮物送給Evans--「你是Cohiuano人」。

希羅·蓋拉彷彿帶領我們用視覺讀一段《百年孤寂》，將他的前輩馬奎斯黑字白紙下的故事化成影像，指涉的「白人」不只是殖民時期統治者的殘害，更有獨立之後「北方」霸權帝國的剝削監控。此外，還有閨牆之禍的內戰「千日戰爭」(1899-1902)。希羅·蓋拉不單面強調弱勢的悲情，而彰顯了Mary Louis Pratt於1991年提出的〈接觸地帶的藝術〉("Arts of the Contact Zone")：「不同文化相遇、衝突、拉鋸的社會空間，通常是處於權力不對稱的關係，如殖民主義或奴隸制度，或是事件之後餘波盪漾的對應關係。」亞馬遜叢林是黑白的接觸地帶，是卡拉瑪卡特醫治Theodor的地方，是他以「知識是屬於大家的」反駁他「原住民不可以學習羅盤看方位」的論調。他兩度以智慧之語要兩位「科學家」丟棄笨重的行囊，直言說道：「大自然如此宏偉廣袤，你不看，卻只相信那張小地圖。」然而，兩位科學家也跟卡拉瑪卡特說他們用文字書寫鄉愁，跟遠方親人示愛，展現溫情；或是藉著聆聽唱盤音樂，遙想遠方的波士頓家鄉，緬懷祖先。

《夢遊亞馬遜》娓娓細訴黑白族群接觸地帶中各自必要堅持的「我知道，我相信」記憶、身分、根源、夢想與實踐的力量。■

(註)1月14日公佈提名，2月29日頒獎。本文於頒獎前付梓。